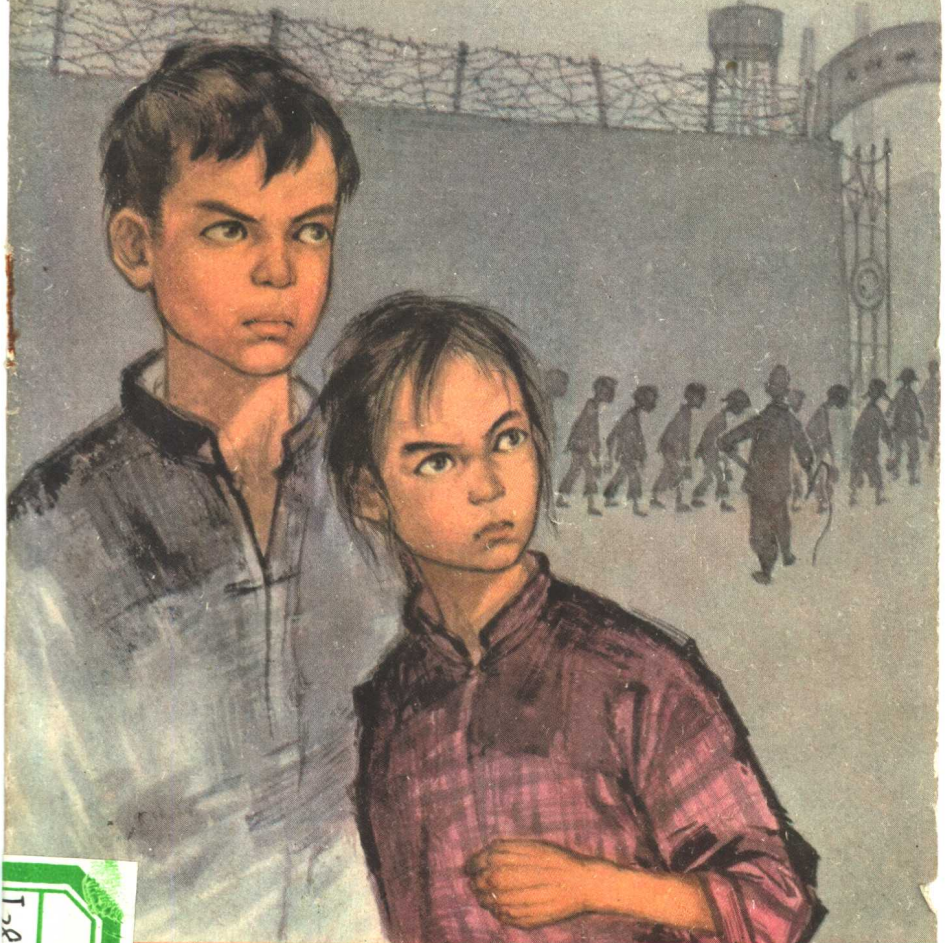




“阶级斗争”小丛书

# 童工血泪仇

TONGGONG XUELEI CHOU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《不可忘記階級鬥爭》小叢書

# 童工血淚仇

本社編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# 童工血泪仇

本社編

李宁远 繪图 龔韵文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4号

上海大东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：社0086（中、高）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6 印张14/9 字数20,000

1965年9月第1版 1965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90,001—200,000

統一书号：R10024·3141

定价：(4) 0.10元

## 告 小 讀 者

《不可忘記階級鬥爭》這套小叢書，是編給小學中年級和高年級的小讀者看的。為什麼要編這樣一套書呢？

我們新中國已經建立十六年了。十六年前，現在在小學讀書的小朋友，都還沒有出生，對新中國誕生前的舊社會是個什麼樣子，知道得很少，或者一無所知。在舊社會里，地主階級、資產階級對農民、工人進行野蠻的、殘酷的剝削和壓榨，他們用血腥的雙手霸占了農民的千萬畝良田，在千百萬農民的白骨堆上築起了高樓大廈；他們雇用工人勞動，用盡各種毒辣的手段進行剝削，使自己變成大富翁，而勞動人民則過着苦難重重、不如牛馬的生活。同時，舊社會的反動政權，又代表剝削階級，對勞動人民進行政治上的迫害。對於過去這些階級壓迫、階級剝削，我們不能不知道，也不能忘記掉。在我們當前的新社會

里，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，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并没有死心，他们仍想骑到劳动人民头上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叫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，并学会识别牛鬼蛇神，向他们进行斗争；不懂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，就不懂得革命。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小丛书的目的。

这套书里的故事都是真实的，每一个故事前面，都附有阶级压迫、阶级剥削的物证。这套书将分成十几本出版。

在《童工血泪仇》这本书里，集中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对童工残酷剥削和迫害的种种罪恶事实，也反映了童工对资本家的反抗和斗争。在这里，使我们看到旧社会里，童工是怎样在血和泪中生活的，从而使我们更多地知道过去，永远不忘记过去。

編 者 一九六五年



## 目 录

告小讀者

囚 衣 · · · · · 1

昧心鉦 · · · · · 11

脸上的印子 · · · · · 20

一只大鐵箱 · · · · · 30

銅勺上的仇恨 · · · · · 38



## 囚 衣

这是一套童工穿的灰色棉衣，是资本家为童工特制的囚〔qiú〕衣。童工们穿着这种衣服，上下班由资本家的狗腿子押送，吃饭由资本家的狗腿子监视，谁要是离开工厂一步，就会被抓回去。解放之前，一个工厂就是一座监狱，一点不假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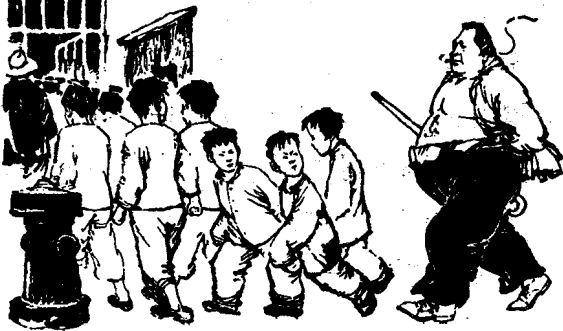
解放前，天津有一个紗厂，資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工人血汗，派最亲信的狗腿子到乡下招收童工。狗腿子到了乡下，狐狸装扮成和善的样子，对穷苦农民說：“你家的孩子跟我到天津去做工吧，白米洋面，管吃管穿，还可以马上拿到三块大洋。”說着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大洋来，放在手心里掂〔diān〕量着。在那个痛苦的年头，官家收捐要稅，地主催租逼債，再加上連年灾荒，农民們的日子比黃連还苦哇！有的地方，洼里的野草，树上的树皮，統統被吃光了。沿街要飯的，卖儿卖女的，餓死在路旁的，到处可见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資本家的狗腿子前来招工，不少农民含着眼泪送別了自己的孩子！

孩子們被騙进工厂，資本家首先把他們的衣服剝下来，逼他們換上一身特制的灰色衣服。这就是照片上的那套囚衣。这种衣服一样大小，个头高一些的，穿在身上露着半截胳膊，半截腿；个头矮小一些的，手脚都露不出来，只得把褲腿和袖口卷起。孩子們穿上这种衣服，就像进了监狱，备受資本家的剝削压榨和折磨。





早晨，天还不亮，工厂的汽笛就像鬼叫一样“呜呜”响起来，催促他们起床。起了床，按个头大小排成队伍，由资本家的狗腿子押着，送到工厂里去；晚上下了班，再由狗腿子押着送回住宿的地方。资本家的亲信朱胖子总是跟在后面，这家伙胖得像一只猪獾，大肚子挺得老高，脑袋像个大葫芦〔16〕，上面尖，下面圆，一对三角眼，凶狠地瞅人，手里拿着根带铜疙瘩的“文明棍”，看谁



不順眼，就走過去往誰頭上猛敲。

童工們吃的哪里是白米洋面！每一頓，資本家只發給他們兩隻像豬狗吃的小窩窩頭，外加一些臭咸菜，吃不飽也不能再要。童工們住宿的房子像狗窩，沒有窗戶；在兩間房子的隔牆上挖一個窟〔kū〕窿〔long〕，放上一盞燈，一到晚上，昏黃陰暗的燈光更給這小房子罩上一層陰森可怖的氣氛。屋里潮濕得厲害，夏天牆上滲着水珠，冬天結成冰粒；臭蟲、虱子滾成疙瘩，蚊子嗡嗡像篩鑼一般，童工們橫七豎八躺在地上，任其吮〔shǔn〕吸血液。……

白天在車間干活的時候，狗腿子更是想打就打，想罵就罵，打完了還要逼着他們跪在磚頭上受罰，他們膝蓋上往往磕出鮮血，染紅磚頭。

孩子們哪里受得了這種折磨啊！病的，死的，不知有多少。沒有死的、病的，唯一的活路就是逃離這個火坑。可是他們逃脫得了嗎？逃脫不了！因為，他們身上穿着這件特制的囚衣。下面，就請看看劉小宝和李小三的悲慘遭遇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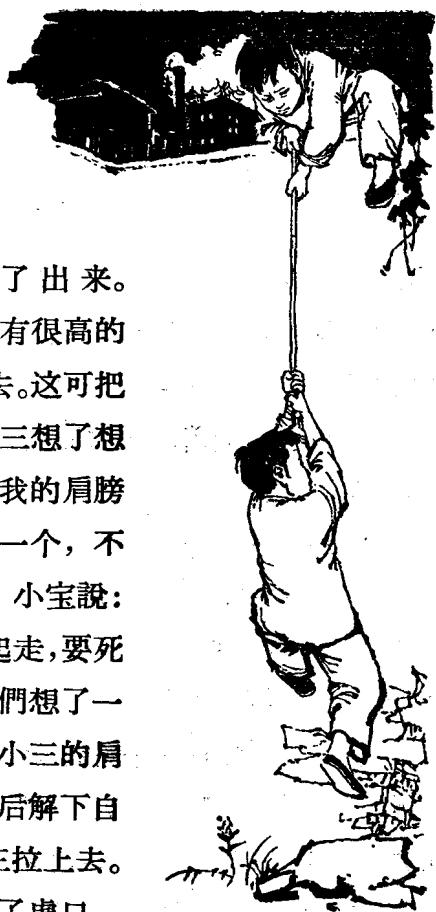
劉小宝和李小三，也是家鄉遭荒後被騙進工廠



当童工的。他們受不住这种折磨，就想逃跑，在一个漆黑的夜里，他們偷偷地从住宿的房子里跑了出来。

可是工厂四周有很高的围墙，他們爬不上去。这可把他們急坏了。李小三想了想說：“小宝，你踩着我的肩膀爬上去，走一个好一个，不能都在这里等死。”小宝說：“不，小三，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一起死。”后来，他們想了一个办法：小宝踩着李小三的肩膀爬上墙头去，然后解下自己的褲腰带，把李小三拉上去。这样他俩一起逃出了虎口。

夜，漆黑漆黑的，他們



辨不清方向，不知道該往哪里走。天漸漸下起雨來，淋在他們身上，衣服濕透了，叫風一吹，凍得直打顫。他們摸索着走，摸到了一個葦席垛〔duò〕。這個葦席垛正背着風，他倆就鑽到里面去避風雨。他倆緊緊摟〔lǒu〕在一起，互相暖着身子，一直等到天亮。雨漸漸停下來了，他們爬出來繼續走路。

走啊走啊，走到天津車站附近，忽然聽到一聲吆喝：“站住！”接着就見一個警察急步走過來，抓住小三的衣領子，瞪着眼惡狠狠問道：“你們是從哪里來的，到哪里去？”

“我們……回家去！”

“哼，看看你們穿着的衣服，還想逃跑嗎？”那個警察照着小三打了兩個耳光。小宝跑上去護住小三，被警察一脚踢倒在地上。

這時候，又有一個警察走過來，對這個警察說：“老兄，送他們回去得啦，得到獎賞，可有咱一份兒啊！”說罷，一個警察扭住小宝，一個警察扭住小三，叫了部膠皮大車，押送着回紗廠去。

劉小宝和李小三都嚇呆了。警察為什麼知道他



俩是这个厂的童工呢？原来，这个厂的资本家和反动政权相勾结，在伪警察局备了密案，命令警察：如果看到穿着特制衣服的童工逃跑，就马上抓住，送回工



厂去。押送的警察可以得到一些好处。这样，童工身上的那套衣服，就使他们变成了道道地地的“小犯人”，难以逃离火坑。

现在，警察把刘小宝和李小三押回厂里，交给了资本家。资本家又把他俩交给了亲信朱胖子，要朱胖子给以“严惩”。朱胖子根据资本家的意思，手执木棍，大声叫道：“给我吊起来！”话音未落，另外几个狗腿子像疯狗一样扑上去，把刘小宝和李小三的衣服扒光，用绳子捆起来吊在门框上。“啪，啪……”朱

胖子沒头盖脸打了几棍子，然后一轉身說：“把房子  
里的小囚徒統統給我叫来，叫他們看看我的厉害！”

剛下夜班正在睡覺的童工，都被赶来了，围成一  
圈。朱胖子把三角眼一瞪，咬牙切齿說：“看到了嗎？  
以后哪个逃跑，就是这个样子！”說完，“啪，啪，啪”一  
連打了几木棍子，别的狗腿子也一齐上来动手，白棍  
子下去，紅棍子起来。血，汗，混在一起，嘀嘀嗒嗒  
往下淌。喘气声，惨叫声，传得远远的……狗腿子越  
打越凶残，刘小宝和李小三的喘息声却越来越小，最  
后，昏死过去了！

“看见了嗎？誰要是再逃跑，就尝尝我这棍子的  
滋味！”朱胖子咆[páo]哮[xiào]着，然后指揮另外几  
个狗腿子，把遍体鳞[lín]伤的刘小宝和李小三解下  
来，拽着胳膊拖到“八間房”里去。他們被扔在“八間  
房”里，过了沒有几天，就折磨死了。

这里說說“八間房”：“八間房”是工厂东北角上  
的几間小房子，用围墙紧紧围住。这是監獄里的監  
獄，資本家美其名叫“养病房”，实际上是“死亡房”。  
院里长滿荒草，屋里坑坑洼洼，沒有床也沒有席子，

泥土地非常潮湿。那时，童工被折磨得生病的很多，病一重就被拖到这里，一拖到这里就没有人管了。从这里，不知拖出去了多少死孩子！夏天，有的孩子身上生了蛆，资本家才找人拖去埋掉。光资本家狗腿子从乡下招骗来的第一批八百多个童工，过了三年以后，只剩下二百六十多个了，就是说：死亡了五百四十多个！

小灰棉衣是囚衣，“八間房”是坟地。当时，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：

小灰衣，  
三尺三，  
穿上就要到阴间……………

现在，吃人的旧社会一去不复返了。工厂跟着大变样。解放前的“八間房”和童工们住宿的地方，现在改建成为工人俱乐部。下了班，工人们有时在这里看书、休息和排练节目，演出《千万不可忘记》和记述工人过去的苦难与工人向资本家作斗争的戏剧。在俱乐部的那一头，陈列着一套破旧的灰色小棉衣。这就是照片上的那套囚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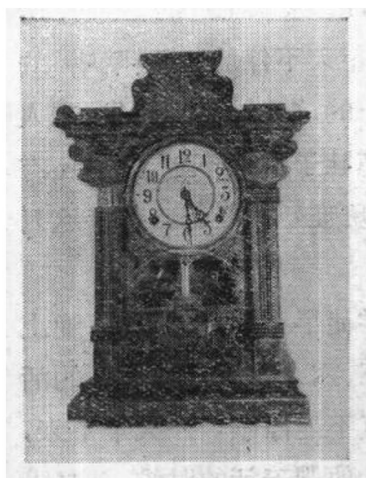


那时侥幸活下来的童工，现在都翻身当了工厂主人。可是，他们一看到这套囚衣，就想起过去那浸着血和泪的遭遇，想起那死去了的、苦难的小兄弟。每当这时候，他们就禁不住含着眼泪说：“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过去啊！”

王子經 編写







## 味 心 钟

照片上的这只钟,是一只普通的钟。解放前,资本家曾用它作为加重对工人剥削的工具。小朋友一定会问:“什么?一只普通的钟,资本家也用它作为加重剥削的工具?”是的,下面,就请你看关于这只钟的不平常的故事……